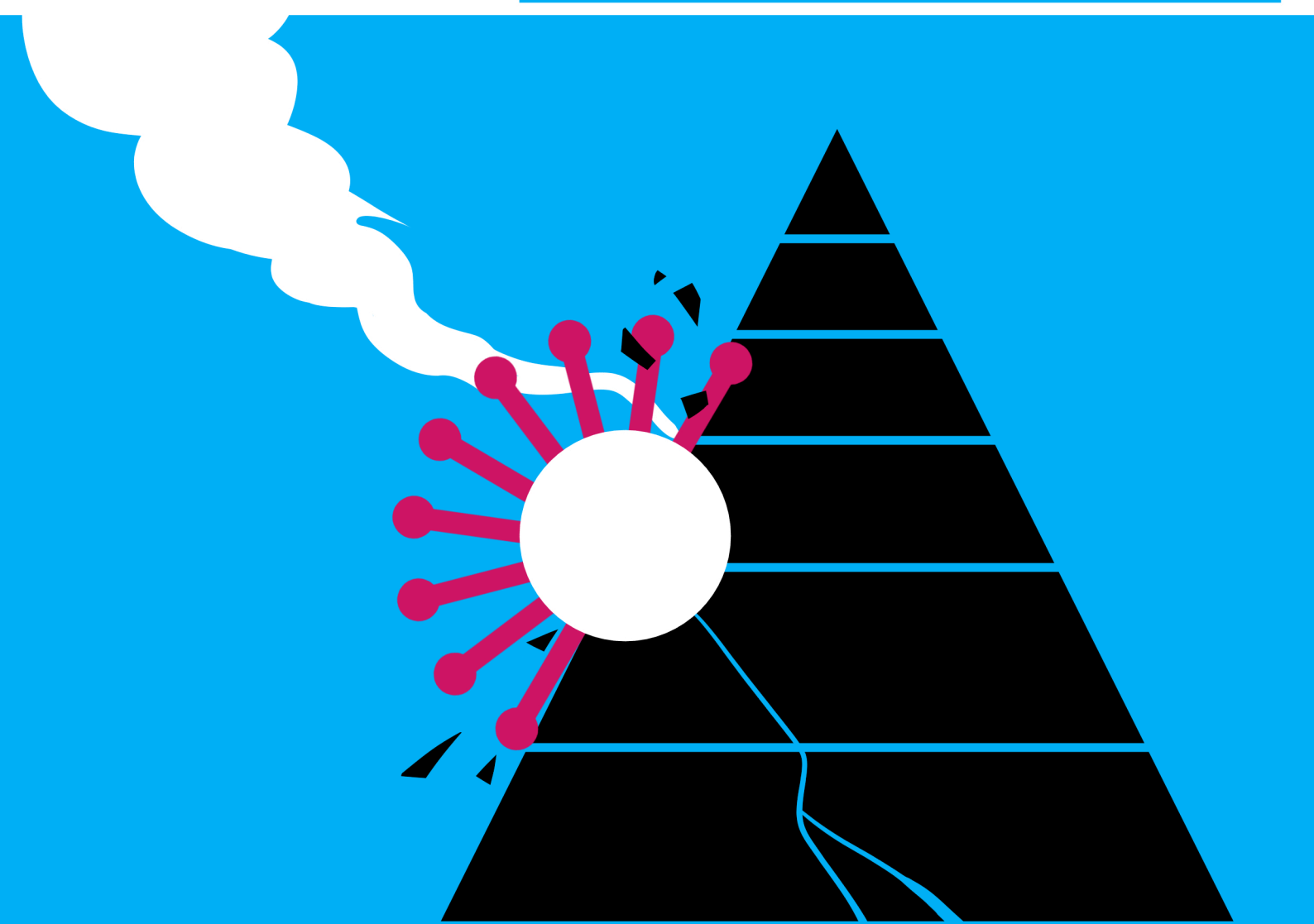




海豚之声

El sonido de los delfines



**封面故事：三年封控的最大成果——
科层制社会的失序与刚性维稳机制的失灵**

写在前面：启蒙即灭绝

环球观察：我读《共产党宣言》

文艺创作：《星球大战：安多》影评

3

2022.11

目录

讣告 1

 讣告 鲍彤同志逝世 1

写在前面 5

 启蒙即灭绝 进步即野蛮 革命即自杀..... 5

封面故事 7

 三年封控最大的成果--科层制社会的失序与刚性维稳机制的失灵 7

文艺创作 14

 《安多》： 最好的星球大战..... 14

环球观察 20

 我读《共产党宣言》 20

其他文章 1..... 31

 跨性别、外貌与性别气质 31

其他文章 2..... 35

 走友及正能量对防疫宣传的核心： 「渲染恐惧」 35

其他文章 3..... 37

 旗帜鲜明地反对“具体的人”学--或曰， 怎么不去爱具体的人以及抽象的人 ... 37

讣告 鲍彤同志逝世



@BADIUCAO

海豚社阿根廷波萨达斯市 11 月 9 日电，波萨达斯学派小组、波萨达斯学派组务委员会、全波肃反委员会沉痛宣告：知名持不同意见者，久经考验的优秀的民主社会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鲍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 7 时 0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

鲍彤同志 1932 年 11 月生，浙江海宁人。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鲍彤同志坚决反对邓小平、李鹏等阴谋集团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地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坚定不屈，九死不悔。最终被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逮捕，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并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 7 年，成为遭到逮捕的最高级别官员。刑满释放后，鲍彤同志虽然一直生活在软禁中，但是始终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鲍彤同志依旧在互联网平台为反对大老肥非法连任而奔走呼告，至死方休。1998 年，鲍彤同志被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为中国杰出民主人士。2017 年，鲍彤同志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刘晓波纪念奖。

鲍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贯彻推动深化改革开放与建设民主与法制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并做出宝贵牺牲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国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第六导师们为核心的波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波萨达斯事业在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鲍彤同志永垂不朽！



附上鲍彤同志的女儿鲍简女士发言：

“我敬爱的爸爸于今早 7:08 安详离开这个世界。他对这块土地仍然充满希望。
正如他 4 天前 90 岁生日时所言：‘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的历史的存在……’

我的 90 不 90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來、要争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爸爸到另一个世界去陪妈妈了。”

图片来自推特巴丢草@BADIUCAO、鲍彤同志的儿子鲍朴先生，在此致谢！

写在前面

启蒙即灭绝 进步即野蛮 革命即自杀

启蒙理性和现代性发明了“人”的普世形象，却也反过来威胁着要灭绝人本身，我是指它发明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威胁，启蒙理性（现代性）即是灭绝的，科学虚无主义的，敌视自然和泛灵论的，全自动的，冰冷深邃的，因而最终是反人类（道）的——人类从未拥有过如此高效的自杀方式——启蒙理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杀运动，其理性的光芒闪烁在人类的遗体之上，一切支离分解的血肉，都是其合成性智能的有机材料。

所有进步在一开始都是野蛮的，不论何种形式，因为它僭越了文明的标准，它总要做一些文明所不允许的东西，破坏禁令和重塑法则，走向了我们称之为“野蛮”的文明的混沌外部（“前进吧，新时代的野蛮人！”），甚至会发生某类文明标准的倒退（尽管我们没有一种本质的文明和进步的尺度可以去衡量所有的野蛮，所有的文明，在其核心处都有野蛮的过度...我们处在一种野蛮与另一种野蛮之间，而不是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毕竟我们什么时候期待过，文明能自发地进步了？

我们将革命视为自我毁灭的行动，革命最终必须要把革命自身也给革命了，在此之上，可以说，革命是一场自杀行动，涉及悖论式的自我取消，它摧毁一切，当然包括它自身，革命利用了启蒙理性（或其实是被它的狡计所利用？），将灭绝和野蛮实施到其极限的点——旧的人性在其中烟消云散，它或许能创造出一

个新的人性，就在那积极虚无主义的拐点处？

我声称，这里没有任何的二律背反或者双重思想，这三条应当被视作公理的断言，但它究竟是事实性的描述还是述行式的寓言？也许有人会说，这已不再是形而上学论证的问题.....



封面故事

三年封控最大的成果——科层制社会的失序与刚性维稳机制的失灵

自平成元年真人版战争雷霆联赛结束以来，中国方面便一直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本身是互相关联的，经济增长使得绝大多数国民致力于发家致富和过上相当于东欧小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而社会稳定则实现为当权者保障了稳固的权力，并为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保证。而就 90 年代以来的情况看，中国的当权者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主要在于‘分化瓦解’，即设法使得对社会现行秩序不满的各个社会团体互相产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撕裂感，使得他们没有方法团结起来，形成政治上的合力。

这种方法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官方在平成元年战车大赛取得最终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效的分化瓦解，首先是农村和城市的剧烈割裂，彼时彼刻中国的城市化刚刚起步，城市人口总数占据总人口 10%左右，而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收入不足以满足购买较好工业品的需要，因此农民可以说完全独立在市场经济主体之外，对刚刚兴起的市民运动不感兴趣，而城市当中，受到前三十年类似南斯拉夫的‘工厂核心团块化社区建设’的影响，绝大多数城市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工人对运动不置可否，虽然有部分在中心大城市的工人，如首钢，宝钢工人，因文化水平较高，思想意识敏锐，能意识到运动最终对改善自身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利，但是绝大多数工人依旧沉浸在‘铁饭碗’的想象当中，未能出现策应。

运动结束后，有关方面继续维持这一思路，并在这个思路建设维稳体系，维稳体系实际上有两个核心要素，其一就是严格把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分离开，具体来说，这一制度的落实主要在教育系统上发力，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中专、高专等培养产业工人的教育体系彻底败坏，教育部门重点投资了高等院校，并进行固化，在 20 世纪末期推出 211、985 两大高校认证体系。就 90-00 年代来看，对知识分子的分割具体表现在：在经济上，大学毕业生（指 88 所全国重点外加部分省重点）毕业后在薪资待遇，社会地位，提拔空间上有很大优惠，即使大学生不从事本专业，也能通过这种学历分层，前往其他行业顺利就业，即使保底，在很多中心大城市，也能通过有会计证，教师证出任当时认为是较好职业里面地板层的会计和教师。在政治上，则进行两重放开，外松内紧，如裁撤各地党校经费后，允许党校教职工随意抨击时局，只要他们不组织起来进行社会活动即可，在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则引进西方思想理论，设法提高人文社科研究的学术性，而贬抑其社会性，最终把人文社科界的讨论以‘大知识分子哲学辩论’的面貌向社会推出。实际上 90 年代无论是新左派的甘阳，还是右翼的秦晖，他们的讨论都十分经院化，竭力避免具体的去讨论社会政策和短期内的中国走向。

除了在经济政治上对知识分子和工人进行剥离，有关方面还在地域上进行分割，具体来说，当局贯彻中心大城市的资源虹吸格局。中心大城市资源虹吸，短期内聚集了大量资源，在此基础上，当局开始集中资源搞好中心大城市的人文和法制建设，设法在中心大城市模仿美国，以社区为单位搞阶级隔离，贯彻‘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配合土地财政搞出不同价格的楼盘在大城市搞好阶级隔离，

一方面客观上也建设了中心大城市的法制制度，尤其是到 2000 年以后，当局建设性的允许一些地方电视台抨击基层当局的不作为，设置‘12345’投诉电话允许市民投诉，客观上巩固了当局在中心大城市的形象，配合中国在 21 世纪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二轮分割，把中心大城市居民和其他小城市居民隔离开，吸引小城市知识分子通过考学，就业前往中心大城市定居，以便当局以中心大城市为节点控制全国，并巩固土豪恶霸在其控制的小城市的统治。

总的来说，当局在 21 世纪的前 15 年，试图贯彻科层制社会，模仿日本或者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对社会进行控制和运作，但此后，科层制社会逐步瓦解，其中有几个原因：

1.2015 年房价去库存行动导致房价暴涨，使得知识分子购房压力极大，瓦解了基于地域的科层制：2015 年之前，房价经历了多轮上涨，但是就当时情况来看，房价暴涨虽然令大城市的无产阶级难以忍受，但就其总价来看，并没有令知识分子难以忍受。2015 年时即使是公认‘天坑’的‘211’和‘985’传统工科类研究生，在南京市收入，拿到手也有接近 6500 元，当时南京市江宁区的楼盘均价 14000，房价收入比为 2.1，如果按照房价-家庭收入比，假设夫妻两个人都是类似收入，则房价收入比在 1.2-1.3 之间，换言之，彼时彼刻的知识分子购买房屋的压力是不大的。房价暴涨最终导致除了计算机金融之外的知识分子几乎无法在中心大城市买房，这客观上瓦解了科层制社会的一大基础，即知识分子在小城市和大城市直接的流动，尤其是阶级身份上的流动变得艰难，知识分子逐步在阶级身份上变成‘农民工’，因其无法应对大城市的房价。

2.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就业形势的恶化，重创了基于学历层次的科层制制度，使得知识分子重新和工人结合起来：以土木专业为例，土木专业在 2018 年之前，是有行业金线的，知名视频博主大猛子，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属于普通本科，大猛子的就业环境非常恶劣，但是就 2012-2018 年的情况看，土木专业就业，只要学校层次达到 211，或南京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以上，毕业生是很难作为基层项目监理工作很长时间的，而在建筑业强校，如重庆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以上，则几乎完全不可能下工地，如马前卒所说，同济大学大四的土木专业就业方向，绝大多数是设计院，还有上海的房管局，房地产公司，真正下工地的很少，而最终下工地的毕业生，基本上去了就给你发 3 万人民币‘签字费’。可见即使在强调工程实操的土木专业，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经济下滑之前，也是贯彻和实施好科层制的，土木专业 985 以上毕业生大四去处是有保证的。而在 2018 年以后，基于学历和学校层次的科层制开始垮塌。

但客观来说，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的科层制社会，只是在科层的流动性方面出现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跨专业就业入行难，大城市定居难，还没有发展到科层制社会本身出问题，中国社会的科层制遭遇战略层面的重创，则起源于 2021-2022 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A.上海的‘入室消杀’政策和重庆的‘粗暴拉人去方舱’政策，沉重的打击了基于地域的科层制社会：

科层制社会虽然在 2018 年以后，向上的流动性就出了问题，但是就已经在中心大城市定居的居民来说，尤其是所谓‘中产阶级’的，收入较高有自有房屋居民而言，科层制社会的制度壁垒还是有效的。2021 年以后，由于当局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大白可以随意出入高档且封闭的高价社区，随意入室消杀，朝造价高昂的名贵木制家具，冰箱彩电，古玩字画，手办模型等高价值财产上喷洒消毒水，给这些社区住户带来巨大身体和心理上的损害，其次是大白随意入室拉人去方舱，导致住在对外不开放的高档社区的居民倍感朝不保夕，人身自由，居住迁徙的权利随时有可能被大白剥夺，甚至还可能被大白拖拽殴打。不得不说，这些粗暴执法，暴力执法的恶劣行为，在小城市屡见不鲜，但是确实受制于中心大城市发达的传媒和相对完善，互相制衡的法制，在上海，北京，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尤其是在拥有完备物业公司 and 社区运营机制的高档社区，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类似的大白的暴力执行的行为，重创了基于城市等级和社区造价的资产阶级科层制，强行让小资产阶级体会了无产阶级无依无靠的生活，对当局基于科层制贯彻的社会维稳体系可谓的致命一击。

B.随意封控加码沉重打击工商业，使得基于权力而非财富进行社会分级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进一步暴露：

在 2017 年之前，中国的科层制划分，主要的标杆还是基于财富的，换言之，当时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也就是家庭实际所得年收入高于 30 万人民币的阶级，大致上分为几个方面，公务员，教师，外企职工，国企事业单位职工，

以及私企职工。这几个方向和科层制社会基于学历和学校层次的科层紧密结合，但总的来说，收入相似的工作单位，在社会地位上差距不大，甚至外企职工，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方向职工在婚恋市场的竞争力，强于部分收入一般的基层公务员。2018 年以后，伴随着学区房兴起，居民的教育权开始被地方政府用于公开拍卖，而有社会关系的公务员，则有可能通过个人在政府内部的关系，在孩子小学，小升初择校的时候提供一定便利寻租，换言之，这些人不需要购买学区房即可让孩子进入较好的学校上学，在资本主义科层制度当中，开始展现权力的巨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对人心理上的冲击还是大于生理层面，因为年轻人可以选择不生育，以避免受到依靠管理权寻租的中小学教师的威胁，和学区房在经济上的压力。但代价同样巨大。也日益体现出进入帝国主义争霸阶段的契丹社会里，官僚资本的巨大威慑力。

2022 年以后，持续三年的封控，沉重打击了市场经济和工商业，外企，互联网公司纷纷裁员，中高端服务业，如艺术教育，电影业，传媒业受到严重冲击，金融公司开始完全基于政商关系招募基层科员（清北复交无金融指的是金融头部就业机会，在 2020 年之前，英国一年制金融硕士+本科 211 还有机会进固定收益部搞个年收入 20w 左右的中低端工作）。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也开始把资金用于地方政府的封控防疫且收入来源减少，导致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感觉到严重降薪，但还是比外企，私企好些，至少不至于彻底失业。疫情封控以来，不仅低端服务业从业者‘手停口停’生计出问题，科层制社会当中的中产阶级也受到严重冲击，失业以后断供，断贷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房价杠杆最高的上海，北京，这种现象最为严重，法拍房数额巨大。大城市中产阶级断供实际上就是剥

夺了中产阶级国民家庭在大城市生活的根本，因为这些人的断供的房屋基本是其唯一的住房，一旦这些人失去工作和住房，其就基本沦为无产阶级。三年的封控，让全国的中产阶级都意识到，中国的科层制社会分层制度，如今是完全基于权力而非财富，由大白和社区主任使用的，不受节制且无法监督的权力，和社会进行直接和刚性的接触来施政，客观上瓦解了中国中产阶级对保卫自身在科层社会里面相对层级的信心，进而推动瓦解科层制社会。

C.严重受影响的中国大学生生活和就业，沉重打击了基于学历和学校层次的科层制制度，最终加速知识分子无产化（未完待续）。

总的来说，从三年封控的结果看，三年封控最大的成果，就是瓦解了中心大城市小资产阶级对科层制社会运行，在地域，政治和经济上的信心，同时也瓦解了契丹大学生基于学校和学历，在科层制社会里获得制度托底的信心。它最终导致青年知识分子大批进厂，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被迫重新结合起来，也导致居住在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海且有住房保障的居民，重新体会到契丹三线及以下城市才有的糟糕和暴力的行政和管制。外加上自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高价值劳动力提供国以来，契丹工人阶级糟糕的生存环境，底层社会矛盾日趋激烈，最终从根源上摧毁了维稳机制‘分化瓦解，疏堵结合，收买中产，底层暴力’的运行根本逻辑，并最终重创了这一机制。

文艺创作

《安多》：最好的星球大战

看完这部剧如醍醐灌顶。在前三集放出后我就断定这会是最好的星球大战衍生影视剧，但当第十二集终于落幕后，我坚信只有六部正传加起来所承载的传奇与精神能够在天平上比拟它。

星球大战从 1977 年一路走到现在，这部吸收了西部片、公路片、武士片，二战片以及《沙丘》、《基地》、《银河特工》等名著创意的大杂烩科幻作品已经是美国的国民科幻，与首次步入太空和进入信息时代的人类的狂想的头号代表。在第一部大获成功之后，乔治·卢卡斯随即决定将其变为第四部，用两部续集和三部前传完成伟大的六部曲。

直到 2005 年前传 3 上映，这部从俄狄浦斯到哈姆雷特的宏大宇宙悲剧终于展现在世界眼前。星球大战见证了从最初的彩色电影实拍特效到 90 年代宏大狂野的 CG 特效，直到以假乱真的离线渲染将好莱坞的爆米花科幻片彻底定型。

尽管戏里的故事圆满结束，现实却让星战蒙上了一层灰尘。

冷战时代，罗纳德·里根就信手拈来地利用星球大战的名号来助力他的反共大业。公众相信是这位天才总统的灵机一动把苏联拖入了太空竞赛和军备竞赛的

泥潭，使得新自由主义得以赢者通吃，洗礼全球。

心向和平的乔治·卢卡斯也无可奈何，只是在前传中增加了纽特·冈睿这一刚愎自用，贪婪懦弱的反派，而“冈睿”正是里根的回文。

2012 年，卢卡斯影业连同星球大战的知识产权一同被垄断巨头迪士尼收购，自此星战就成为了又一个平平无奇的摇钱树，一盒盒乐高积木被炒作成潮玩。迪士尼试图贩卖情怀，拍出了狗尾续貂的后传三部曲，儿戏的义军崛起系列，之后则看中了影视剧市场，卢克，欧比旺，波巴，摩尔等老角色都难逃消费。偶尔粉丝们也会认可某部新作，但也仅仅是因为其质量可以作为自己喜爱角色的最新八卦被认可。直到 2022 年初让粉丝们怨声载道的《欧比旺》电视剧，星战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死了。

直到《安多》的推出，改变了一切。

《侠盗一号》曾经是迪士尼卖情怀的杀手锏，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个个悲壮而简单地牺牲，只为了引出结尾粉丝们心中老朋友的登场，衔接起正传与前传之间的鸿沟。

安多作为为了侠盗一号凭空创作的主角，他的出身无关紧要。在人人注目手持光剑的武侠的银河系中，只是个凡人。

《安多》作为外传的外传，从一开始就不被人们期待。但它或许会成为改变消费主义当道，知识产权垄断，卖情怀娱乐至死的转折点。对于世界上受到极权压迫，对未来迷茫的革命者和人民，则是黑暗中宝贵的星星之火。

《安多》将现代官僚主义真实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帝国的形象不再是脸谱化的邪恶，也不再狂热地执着于压迫和控制。相比于政策和口号，为帝国机器效忠的人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前途。

军队的铁蹄无法时时刻刻镇压不属于自己的疆域，取而代之的是普里奥克斯·莫拉娜这样的“生产建设兵团”。帝国希望能够通过经济殖民慢慢掌控这些地区的大权，可不知自己颐指气使的政策让这些征服者自诞生之初就开始衰败。

偶尔会有卡恩这样的酷吏向中央谄媚，将粉饰太平下的隐患揭发，稍微延长帝国的寿命；而帝国也会嘉奖这些人的敬业精神，短暂地欺骗另一些理想主义者。帝国本身只不过是一艘利益构成的大厦。楼上有些人从中致富，有些人仗势欺人，有些人得到了铁饭碗；而它的地基是一无所有的人民。

独裁对民主的扼杀并不发生在一夜之间。帕尔帕廷的诡计得逞，从弹劾前议长，利用战争当选和连任，到发动政变独揽大权，出台口袋法，最终解散议会——用了 30 年时间。民众的警惕和愤怒被一点点消耗；民众起初为强人政治制裁资本与腐败摇旗呐喊，针对低效民主制度的政变弹冠相庆，相信国家的公序

良俗管理法能够抵制礼崩乐坏。等到死星将奥德朗化为灰烬，人们才发现为时已晚。

帝国的监狱也不再是阴暗潮湿的地牢，而是刺眼的白色房间。囚犯的床铺和监狱出口之间甚至没有任何物理障碍，唯一并且足够的惩罚方式就是随时可以通电的地板。

犯人不知道有所少看守此时正盯着自己，只知道如果自己的同伴做错了事情或者工作效率落后，他们都将被电击；囚犯中的领班则被许诺用手下的业绩换取减刑。

现实世界福柯对于新时代监狱的设想被帝国完美地实现了——当犯人的内心管束自己和同伴，物理上的监牢就不再必要了；而哪怕一点点物质条件的施舍反而会加强囚犯对于他们遭遇合理性的认同。

监狱四面倾泻而下的海水源源不断为安全系统提供着电力，只用几名警卫就能管理数百名犯人，帝国认为自己达成了计算机和钢铁对于血肉的永久胜利。但就像内米克所说，暴政需要持续的维护。

仅仅是一个危机，一个疏漏，就足以暴露压迫者施加多少恐惧，他们的内心就有多恐惧反抗的事实；而届时他们谎言构筑的大厦就会土崩瓦解。

许多人都像卢森——最初我们在排山倒海的恶意中坚守立场，与平凡的日常生活分道扬镳；这条道路最终让我们的内心暗无天日。我们不再相信良知，我们开始质疑人民，质疑我们自己。而我们最恐惧我们的质疑会被公之于众，我们的敌人希望不攻自破而放声大笑。

但直到费里克斯的人们伴随着玛尔瓦的哀乐走上街头，打响了反抗帝国的第一场战斗；我们才回想起来——自由是一个纯粹的概念，每一个人都从未忘记自己遭受的不公与渴望的幸福。

《安多》完结一天后，富士康的工人们放下手中的工具，以坚定的步伐走向封锁自己的身着黑色或者白色盔甲的敌人。

随后北京，上海，武汉的市民也纷纷走上街头，声讨那一百名烧死在帝国肆意篡改刑期的监狱中，倒在黎明前最后黑暗的人们。

5年后义军终于摧毁了帝国恐怖统治的基石——死星。安多也在夺取死星设计图的战斗中就义。

在那之后的4年，义军成功团结了全银河系的反抗者，推翻了帝国。帕尔帕廷也随着他尚未完工的第二颗死星化为了宇宙尘埃。

星球大战六部曲之后的结局是未定的。义军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人民而

战，而帝国造成的恐惧也并不会轻易消散。

有可能曾经义军中的凝结核，内环星系的老牌政商家族会再一次腐朽新共和国的民主，给黑暗启蒙主义的恐怖组织第一秩序可乘之机；也有可能来自世界之外的敌人遇战疯人会带来更大的危机，连 90 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科幻作家之一，郑军，都为星球大战编写过后续。未来可能走向成百上千个或好或坏的传说宇宙——但无论在什么时代，压迫者都会被反抗者推翻。而我们眼前的帝国的覆亡已经注定，哪怕我们许多人无法看到那天。

未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环球观察

我读《共产党宣言》

我在高中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更多的是为马克思激昂的文笔所倾倒。文本的实际内容似乎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了。阶级、共产主义这些概念自初中政治历史课本便不断地被填鸭进脑子里。这仅仅是一篇檄文，我这样想。直到我看到了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的宣言导读课，我才清楚，《宣言》远没有看起来易读。作为深刻介入历史进程之中的直至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宣言，《宣言》背后站着的是马克思深厚的古典哲学基础和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钻研。是历史的发展牵动着马克思，他分析现在，把握可能的未来。

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的世界如此绚烂，也如此残酷。行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的确缔造了具有普遍性原则高度的国家，但无产者却堕入了深渊。马克思深感黑格尔的学说难以从天国堕入尘世，在漫长的与黑格尔的“搏斗”后，马克思终于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与恩格斯的相遇为他提供了新的批判武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于是市民社会不在模糊不清，分工和私有财产填充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也彻底改变了他。马克思战胜了自己曾经的导师，他自己也即将成为新的“导师”。

七篇序言作为对作为历史性文本的总结，我们应该在梳理完全文四个部分后再谈。引言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难道仅仅是一个比

喻么？为什么正义者同盟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的组织会被称之为“幽灵”？的确，面对如此糟糕的生存境遇，工人们，像正义者同盟这样的组织永远都在斗争不是么。这样的“幽灵”将永恒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然而，这样的工人，这样的组织将永远仅仅是工人，仅仅是自发反抗的组织。他达不到明确自身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高度，也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原则性的高度的批判。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则“幽灵”将永远不得肉身，就不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具有真正威胁性的实体。因此，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要义，就在于向工人揭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让“幽灵”成为实体。

马克思以现代资产阶级入手，提出阶级的概念。绝非先有阶级的概念，然后将这个概念安放到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从来不是神，社会科学也绝不等同于自然科学。马克思的思想一定从属于他所处在的现代社会，但与一般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可以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把握住内在于这个社会的历史性，他的思想要认真回应经验历史发展的挑战。所以，马克思的学说从来不是什么如地心引力般的自然科学的“铁的规律”。

在第一章中，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由一个特殊等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历史进程。他用如此热诚，朝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赞美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资本主义的确如此的进步，他是开拓的，是无穷变化的，华丽的商品堆积如山，一切稳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他冲破了血缘，他毁灭了神圣，他去除了政治特权！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阶级统治在这里落实为经济统治。形式上的平等和民主激荡着整个欧洲。这不愧为对资本主义最佳的赞美。

上升到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改变了世界。他首先将这个社会不断地商品化，正如《宣言》中所言：“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自由了，虽然是处在商品关系中买与卖的原子化的自由，但人依然冲破了封建束缚。当然资本主义还在不断合理化自身，新的教育模式和大工厂构建了新的伦理和生活方式。封建社会的“旧人”将被变为顺从资本主义的“新人”。

生产力的狂飙突进带来的不光是进步，还有人的匮乏。资本与技术合谋下，工人劳动的内容愈加抽象，也愈加不属于自己，只变成那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人首先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而活，因为不作为工人就无法维持作为人的生命。同时，资本主义开始扫除一切与他不相容的事物，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力量。用商品和技术横扫欧洲的资本主义没有一丝疲劳地奔向整个世界，开拓是他的宿命，他一刻也不能停歇。否则，生产过剩的危机便会将他击得粉碎。

危机，自信满满的开拓者们的噩梦，资本主义结构性的不可能克服的缺陷。资产阶级“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膨胀的生产力不受资产阶级自身的控制，资产阶级自身面对资本的“魔力”也无能为力。无比强大的生产力没有造福社会，他的造物并不能作为资源回馈社会，工人受到如此残酷的剥削以至于除了维持生存他们难以进行其他消费了。于是，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性质的危机开始了。马克思告诉我们，封建社会之所以能迈

入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生产力超出了封建生产关系，并对其进行破坏，而后新的生产方式萌生吞噬了旧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与封建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带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的生产力并不会创造新的生产关系，生产过剩危机的结果是对生产力的单纯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失业，即大量的工人被抛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度过危机的方法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简单重复，即开拓市场，创造新需求。所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必定不会像封建社会灭亡那样先在经济上发生生产关系的变革，后发生推翻封建王朝的政治革命；而是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灭亡必定以无产阶级的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革命为先导。生产力作为资产阶级曾经的盟友，现在将化作利刃由上升为无产阶级的工人作为主体使用，刺穿资本主义的心脏。

工人之为工人，首要在于其被资本主义规定，被嵌在商品化关系之中。在劳动力市场的永无止境的竞争中，是工人与工人之间彻底的关系的切断，工人们市场之中的自我竞争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大量的过剩人口即失业群体是这场战争的保障。而在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过程中，劳动内容的愈加抽象使工人彻底被规定。我们通常所言的无产阶级的具有的“纪律性”与其说属于其自身，不如说是整个体系的外在强加。但工人们毕竟不是机器，他们会反抗。面对日益抽象，丧失自我规定性的强迫的劳动，刚从中世纪行会师傅转变为雇佣工人的无产者们开始了反对生产工具——机器——的运动。随后工人们开始参加争夺普遍性权利的政治斗争中去。只有在不断地反抗中，工人才能不只是工人，他才能上升为那个自觉的，清晰自己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这就像是黑格尔所讲，市民通过现实伦理机制上升到自觉认同作为普遍性原则的国家一样。为了使工人的上

升不至于成为空想，马克思指出了教育组织工人的三重因素。列宁讲：“文盲没有资格参与政治。”工人首先要通过政治斗争，明白现代资产阶级权利，成为“公民”。“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正因为资产阶级宣称他们所争取的权利是普遍的，是反对封建特权的，工人们才有理由去争取，也才会发现资产阶级的承诺是如此的空洞，那种自称普遍的权利根本不能落实。随后马克思则强调在资本主义日益发展，危机的不断重演会让大量资本家破产，坠入被统治阶级中。他们将向无产者揭露资本主义的秘密。而最重要的，是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雅明使用“改宗”一词形容他们再贴切形象不过了。他们将彻底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偏见，带领被组织成为阶级的无产者迈向自由王国。那时，资本主义自称代表和践行的“自由”，将不再被私有财产这一机制所阻碍，历史的下一环节将实现上一环节的真理。

在第一章的最后，马克思简明地介绍了社会中其他各阶级的情况，他们或保守，或反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的解放从来就是对资本主义所有人的解放！

在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马克思指明了共产主义原则，又对眼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共产党，他一定是把握住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而这个原则一定是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运动之中的。而这个革命的原则，就是对现存状况的否定，即“消灭私有

制”。消灭私有制，意味着对人与人阶级统治关系的实质消灭。随后，马克思展开了与自由主义的经典论战，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黑格尔宣称：“私有财产是人自由意识的定在”。马克思并没有急着否定黑格尔，而是先肯定了黑格尔的观点。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发展到极致的私有财产的确带来了形式上的普遍自由。在买卖关系中，人的确是自由的，买方与卖方也必然是平等的，否则就不再是买卖关系了。但除此之外，私有财产的落实恰恰是对自由概念的自我否定，它带来的只有统治。这样的社会能够带来自由个性的自我张扬么？不会，他只会带来彻底臣服于私有财产规定的同质化。为什么经由社会化生产积累起来的资本却成为了个别资本家的私有物？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的所谓“劳动收入”——工资——为何和工人的劳动毫不相干。资本源于社会性质的一般劳动，却被掌管在私人手中，自由劳动带来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却不曾造福真正劳动的人。事实上，资本作为排它的力量支配着每个人，掌握着整个世界。进一步来讲，私有财产也从不局限于黑格尔所言的“市民社会”，他也是家庭、国家的规定性力量！马克思用一种彻底的、毫不留情的语言讥讽资产阶级的伪善，无产阶级必须与旧社会旧原则的彻底决裂！与私有财产原则决裂！与支撑人们对私有财产关系信仰的意识形态决裂！

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先，社会革命在后的观点再次被马克思重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马克思不是对黑格尔“国家是市民社会的根据”的简单颠倒。

事实上，马克思向后退了一步，正是生产力的发展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冲破封建关系的束缚，使资产阶级首先成为了封建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等级。而后通过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上升为统治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资产阶级才能彻底的控制这个社会，贯彻资产阶级的意志，扫除旧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国推行。国家的确如黑格尔所言，是维护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因素，没有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行将崩塌。而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带来新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话，无产阶级只有先进行政治革命夺取并改造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贯彻自身阶级的意志，进而按照阶级利益改造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否认上层建筑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第二章的结尾，马克思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出了十条建议。前四条的目的是限制私有财产；5-7 条在新社会如何安排社会生产；8-7 条告诉我们不再作为私有财产生产的社会资源如何真正的回馈社会。这十条建议有的或许今日已经不再适用，但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现实的。他没有激进到一下子废除继承权的地步。他承认新社会首要是恢复和保持既定的生产，只有经济能够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国家中运行下去，社会革命才能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才能落地。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对当时各种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马克思于 1883 年去世）告诉我们，正因为当时“社会主义”的名号被空想主义者和“庸医”占据着，而“只有

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马恩因此才会选用“共产主义”作为宣言的旗帜。

马克思罗列了三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小市民的。作为曾经的统治阶级，旧贵族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是矛盾的，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个社会中同样发了横财，但终归丧失了旧有的特权，于是他们也走上前台，假惺惺地为无产者高呼正义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他在理论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结果却是要求倒退回他们幻想中的“田园牧歌”中去。马克思对德国小市民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最为出彩。德国小市民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从法国传来的，而这种在法国充满斗争性的学问却被德国的哲学家们阉割了。在德国“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而这种超越了德国现状的学说被统治者所欣赏，他们用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来迫害当时德国的自由主义运动，迫害参与革命的劳工。这种小市民的社会主义在今天也非常的受到某些人的欢迎，他们挥舞起某种不切实际，仅仅是被高高举起的原则——无

害的神像——指责受困于泥潭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无非是通俗的改良主义，不多赘述。而对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他们是想实现“上帝般从无到有的创造”。空想社会主义在真正的阶级斗争出现前诞生，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但却只能依靠小规模实验，依靠有良心的资产者。当真正的工人运动出现时，他们被吓坏了，走向反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马克思公允的评价道。

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是在一般原则意义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同每一个在具体处境中展开的性质不同的革命之间的关系。虽然短小，但却极其重要。通常，我们一提到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强调他的条件：1.生产力高度发展 2.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被组织起来。而马克思在文本中告诉我们的是，只要工人已经开始成为实际发生着的革命运动的主体，无产阶级革命就已将开始展开！《宣言》发表后不久爆发的 1848 大革命，虽然争取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但参与革命主体确是实实在在的无产者。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外力阻隔，保持对消灭私有制原则的坚守，这样的革命就一定能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同样是履行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主体却是农民，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列举了面对欧洲各国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共产党应该怎么做。“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无论在何种处境中，一定实实在在地介入和支持反对现存秩序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任何斗争。但同时，他们必然要有对运动本身的原则高度的超越，“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无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需要“等待戈多”式的荒谬的生产力的“解放”，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的“幽灵”永不停歇。无产阶级革命不被一种模式束缚，他是开放的，向时代敞开的。

让我们倒过头来回到七篇序言。七篇序言交待了文本写作的缘起，恩格斯对文本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概括。同时序言还厘清了文本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梳理了文本的不同版本。我们从序言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斗争时是怎样坚守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在第一国际建立，工人运动从 1848 革命失败刚刚走出时，他向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的妥协。他老年时对俄国公社的不断探索。序言中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利用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这无疑是对《宣言》的反思。而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末的变革也让《宣言》饱受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摆脱了历史目的论和欧洲中心论，他们又有了全新的视野。而新的人类学研究让马恩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起源原比自己想象的复杂。我们也绝不能误读恩格斯“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这句话。社会科学绝不是自然科学，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当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了像达尔文那样“开天辟地”的作用，但绝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是实证的科学，这是将马克思的学说倒退回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

因此，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是马克思针对 1848 年的现实而分析把握的一种可能，绝不是什么“自然规律”。阶级斗争的结果从来也不是单向的，同归于尽，还是迈向未来，一切都是未知的，是敞开的。那么，没有所谓必然性保证的无产

阶级运动难道就会失去什么么？永远不会。只要经济危机还在，只要对自我竞争厌倦了的无产者还在，只要过剩人口还在，只要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还在，斗争就依然存在！

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其他文章 1

跨性别、外貌与性别气质

写这篇东西的契机是前些天女朋友在微博上被一高强度检索 lgbt 相关的 terf 骂了一顿, 于是问起我性别气质与性别的关系, 我一时兴起便写了这篇东西。说实话, 里面很多东西经不起推敲, 于是写完便但抛之脑后。但今晚看了聊天室里面对组内讨论质量下降的批评, 感觉还是有必要抛砖引玉。

本质主义者或者深受本质主义影响的我们都容易认同一个观点: 有牛子的人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有浦西的人是女人也只能是女人。乍一看很有道理, 但细想之下现实生活中真的通过观察有没有牛子去分辨别人是否为男性的只有两种人, 一是迎接新生儿的父母, 二是体检医生。当我们试图明确自己的性别的时候倒是很在乎生殖器了, 但这真的够吗? 绝大多数时候, 我们都依靠头发、声音、体格、胸部以及着装与妆容来确立他人乃至自己的性别, 但是这些特征依然是一对又一对正态分布, μ 值隔得再远也好, 每两个分布相交的地方总是暧昧的——正如我妈花费了许久才大概“确认”楼下住着的女性交往的并不是“男朋友”。至于具体的性器官, 那个在人们心目中对确立性别起着不容分说的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在这里是隐形的, 被各式各样的实际上和想象中的衣物包裹着。按照我也忘了是哪个洋人的话来说, 就是人们总是绕着欲望做迂回运动, 像卡夫卡的《城堡》里那样, 主角不断地朝着城堡前进却永远无法到达。然而我们就在这种绕圈子中确认了圈子中心的存在。

短发、短袖短裤、没有化妆、粗犷的声音、肌肉、倒三角形的体格、身高、平坦的胸部, 这些特征与其说是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男人的形象倒不如说勾勒出了包在这人底裤里的一条牛子 (满足的特征越多牛子越膨胀), 他的“男人性”便从这根牛子上长出来, 或者相反, 他的“男人性”把他的牛子制造出来。然而人们在回溯的时候只能回溯到牛子这层, 仿佛其是 (男人的) 万物之源, 并得出相反的结论: 短发是从牛子上长出来的!

无怪乎 terf 们会对 trans 持有这样的疑虑: 你为什么要通过留长发来彰显自己是一个女性呢? 又或者, 你为什么要通过确认自己是一个女性来留长发呢? 言下之意, 有一种不言自明且无法被模仿和制造的男性气质和一种对应的女性气质, 这类气质决定了人的外貌而不是相反。但是正如前所述, 在性别对应的外貌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暧昧地带。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这样的时刻: “我还以为 ta 是男/女的”。这种由概率分布决定的“误认”其实就暗示了, 性别与外貌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也不是互不相关的关系, 当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存在交集, 而是复杂的多。

事实上, 许多跨性别者塑造“极端”的性别化外貌来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些性别特征与性器官之间被普遍认为的“量”与“质”的区别, 在没有特定性器官的情况下, 用可模仿的对应性别特征的堆叠来替代之。很多本质主义者与其说是害怕这批少数中的少数侵犯了 ta 们原有的权益, 倒不如说是害怕跨性别者的这类努力造成暧昧地带的大量增殖, 使得两大性别对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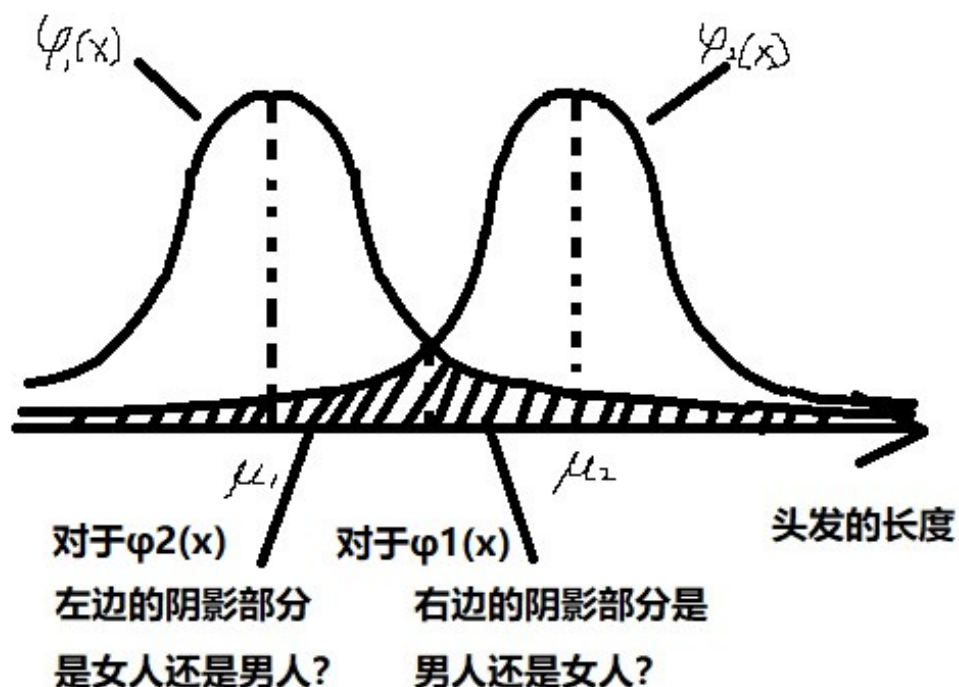
分布之间本还算明显的沟壑逐渐缩小、平整，进而导致性别特征和性器官之间那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出现裂痕。

还有些人指责跨性别者强化性别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的存在巩固了二元性别结构。这种指控一方面来自于一种经典的误区，即少数群体比也必须比没那么少数的群体更加进步。人们往往把“更倾向于有改变的动机”与“改变的实践”混淆了。实际上，“越少数越进步”同样是一种刻板印象，当然，这些指责者也不一定进步的到哪里去。非要批判的话，这种地图炮也可以打回他们自己头上：如果一个顺性别者（比如我自己）的外貌位于主流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在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这种指控让我想起了关于冠姓权的争论，有些女性说要给自己的小孩冠母姓，另一批人就说你这本质上还不是让小孩跟他外公姓，还不是父权？这么说当然有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突然蹦出一个能取代“姓氏”生态位却又没有其父权包袱的玩意，而且这个东西还能马上被广泛接受，我当然会举双手赞成。但这不可能，显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依然要与姓氏共存。这个时候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回看上去退步不堪实际上似乎也没那么进步的“子随母姓”，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父权，但其自身确实也实现了对现有秩序的微小颠覆。从一个更长的尺度来看，这类呼吁或许就是姓氏制度瓦解的先声之一。那么 trans 跟酷儿运动或者其他什么试图取消性别的运动冲突吗？同样不见得。尽管看起来跨性别者依然在传统的二元性别中移动，但那些顺直人士因此而生的不适感已经说明他们的行动在无意间对现有的秩序构成了挑战乃至破坏，这正是那些批评他们不

够进步的人应当乐见的。通过对旧事物的重新解读与利用（如所谓的）打破二元性别间的坚固壁垒与在二元性别之外建立新的据点不仅殊途同归，而且互有助益。

新事物的成长和旧事物的消亡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对立互斥关系，也不是先破坏再建设或先建设再破坏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与旧事物划清界限到他甚至拒绝利用旧事物中的任何要素来构建新事物，那么他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了。许多人幻想着万千受压迫者怀着同样的怒火，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拿着完全取自外部的武器，对老保施以末日审判。而更可能的情况却是：在寻常的一天，弱势的一方无意中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也许是在紧急的时刻，ta 们在旧秩序的堡垒之中随手捡起了一个什么东西，丢向那个模糊不清的敌意所在，然而一切坚固的东西就此开始出现裂痕。



其它文章 2

走友及正能量对防疫宣传的核心：「渲染恐惧」

最近观察到正能量仅仅因为封控时间的调整就集体破防，诸如什么「敌在本能寺」、武力膺惩躺匪、或者是网购血氧机等死.....然后一转对西方赢赢赢，无非都是掩盖一种对异质的恐惧。当然这种恐惧来源并不是来自于作为异质的病毒，而是来自于走友的宣传机器以及绩效宣传下被讯唤的一个个个体。

宣传机器当然不是宏观的匀质整体，而是依赖各种媒介分布的，从央视新闻到微信公众号再到社区的大喇叭。他们所重复给出的不是什么对疫情状态的祛魅和对处于恐惧状态下民众的心理辅导，而是简明的律令：“不要”、“xx 小时”、“x+y”...没错只有简明的口令才能起到讯唤作用，当然这种讯唤得来的反而是对「正常的社会状态」被一个个数字的疏远。当然微观权力的作用也不仅限于讯唤口令，各类正能量也依赖这种恐惧叙事，渲染一个抗疫绩效神国在效仿「西方」放开以后将面临怎么样的状态：放开之后多死 xxx 万人、通过「统计」后遗症影响就业影响智力**影响性功能**（可笑的是正能量真的在害怕这点）、放开之后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这种狗哨的共同点在于各种作为整体的符号「放开」、「西方」、「躺匪」是恶的，同时被二分的「中国式抗疫」是善的。这些符号的作用就是要求被讯唤者不要思考为什么各种放开措施的可行性以及防疫政策的不足，而是单纯地服从符号暴力，让他们认识到对这些符号代表的防疫状态产生**恐惧**就对了。宣传重点不放在病毒毒性的科普，阳性患者康复后如何适应社会之类而是反复将

渲染恐惧的逻辑编码进宣传机器当中，这就产生了恐惧的无意识。疫情防控宣传没有把疫情本身塑造成可以战胜之物，而是不断在上述渲染恐惧的逻辑下把病毒描绘为不可见不可感的庞然大物。

疫情与「利维坦」：近来所谓秦政叙事不断浮现大家都知道，很多批判都把这种「秦制」导向为目田庸俗的历史神学，实际上这种批判没有意识到这层叙事产生的背景。霍布斯的利维坦哲学之诞生，来源就是人们对未知自然状态的恐惧。当然现在不存在一个所谓具象的，人类签订自然契约后的利维坦形象，也不存在所谓利维坦式的决断者拥有决断一切例外状态的意志。而在防疫宣传下恐惧的无意识是持续生成的。在恐惧的作用下，人们会把流动的、隐秘的微观权力化約成精密的国家机器整体，由此，不存在的「秦政利维坦」成了恐惧无意识的具象，无论是庸俗目田还是正能量都对这个符号产生了依赖。

我们也知道，生命政治的逻辑和秦制宇宙的官-民对立是绝不相容的。但依赖符号暴力渲染对异质的恐惧的谱系，是存在的。从巫蛊之术到官军起义军描述青面獠牙不通人性,以此引导民众不接纳起义军（这种方式依旧用在 kmt 对中央苏区的宣传）、叫魂宇宙中一根辫子就能产生乱党的极大恐慌...在当代媒介作用下阳人也被妖魔化。这种前现代的驭民术以渲染恐惧的内核被装配进生命政治的逻辑当中，何尝不是一种现代性的吊诡？

真正把抗疫妖魔化的，我擦我不好说。

其它文章 3

旗帜鲜明地反对“具体的人”学

——或曰，怎么不去爱具体的人以及抽象的人

在自由人本主义的法律讲师罗翔的爆红中，近两年我们又见到了一种不甚新鲜的保卫人性学说的卷土重来（某种超劣化的康德哲学，“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次它是借着消极自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归来的。作为古典学和昂撒经验主义的追随者，罗翔建议我们拒绝抽象本身，和许多昂撒经验主义-反动派（比如英美保守主义的先驱伯克）一样，罗翔认为正是对抽象理念的追求（革命政治的致命性错误在于其理想化忽略了现实主义的调节和妥协），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巨量的革命灾难，他很喜欢的一个说法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都是由善意铺成的”。罗翔还喜欢将卢梭作为他的“只爱抽象的人，不爱具体的人”的典型，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恐怖分子雅各宾派的精神导师（当然还是马克思和十月革命的思想先驱），法律虚无主义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家（对于卢梭，集体行动者自身便构成主权和法律，而无需通过民主代议制和法律的被动确认），在各个方面都代表了罗翔所憎恶的典型，比如其私德方面，比如其对于抽象的理念的追求...作为标准的法律王，罗翔当然还维护资产阶级法律意识形态中流行的消极自由倾向，这是关于一个我们必须在既定的框架下被动地行动的自由，是在已经给定的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自由，而非改变框架本身或者改变选项甚至退出做二元论式的选择的行动的自由。根据这种思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罗翔还讨厌福柯和萨特，这不仅是因为他对于所谓经典的推崇（法国哲学太新潮啦！感觉不如古希腊），更

是因为这两位都提出了罗翔无法接受的某种积极自由(我们知道这两位都是毛主义的追随者,至于罗翔对于 CR 的评价嘛),还有最致命的一点,福柯和萨特都不承认任何版本的人性本质的学说,这对于作为自由人本主义者的罗翔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在完成这幅讽刺画之后,我还要声称,所谓具体的人学那个意义上的人从来都不存在。罗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二元论选项,要么爱具体的人,要么爱抽象的人,但事实上,从来都没有人爱这两个东西,这是个虚假的二元论,它预设了具体与抽象之间永恒的不可通约性。

我首先要做的是,在具体和抽象这两个概念之间做出一点费脑的,但是必要的规定。在我们的通俗语境里,我们将具体等同于可感的,因而也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可直接地触及的,具体的经常被表述为活灵活现的,而抽象,则被等同于非现实(物质)的,理想(观念)化的,这是一种远离我们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的一种难以把握的,甚至冰冷的东西。这种常识性的描述,有一个基本的二元论,一个与普遍-特殊,身体-心灵等经典二元对子相当的模板,这二者即便不是无关的,也至少是敌对的。克服这种二元论的路径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的,他将具体定义为关系性的,被有机地嵌入各种关系之中的东西,相反,抽象则被定义为片面的,因而也是孤立的存在,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具体反而是最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反倒是最为具体的。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

和表象的起点。”，而黑格尔的错误则在于，把现实具体当作起点，而思维抽象反而成了结果（思辨的目的论），马克思的方法是颠倒过来的，即从抽象到达具体，现实的具体的事物只可能通过抽象的中介才能真正地把握。

那么，让我们从这些抽象的规定性回到我们具体的问题...当我们在说所谓具体的人或者抽象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东西？

如果参考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公理式的断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所说的“人”，当然并不是指个人的实体或者孤立的抽象理念，而是总体的，多方面的，具有具体的（但非固有的）关系性的存在。让我们明确这点，人，作为一个概念或者历史性的表象秩序，从来都不起源于具体的个人，而是来自于一整个社会-历史的非人实践——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人这一普遍性的能指才得以有诞生的条件，没有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和交往形式，“人类”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名词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从个人的或者共同体的感性中抽象出一种人的本质，或将社会关系还原为人际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并不以个人的或者共同体的“人”为其基准点，相反，人这个东西反而以资本主义这种“真实抽象的系统”为基础。凡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人，总是要作为社会实践中的一个环节，被多样化的要素所过度决定，而非成为其目的，或者能自我决定的孤立要素。在所谓具体的人身上，总是不免出现抽象的，非人的巨型阴影，人没有固有的本质，人是自身的影子.....

可能有人会埋怨说，这还是太抽象了，麻烦你具体一点！但是我们得要多具体呢？仅仅专注于具体的，或者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可感的人，我们能弄明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吗？神奇的是，就算我们想要弄明白某一个体的丰富的具体性，也不可能不涉及那个超感性的背景性和结构性的描述（这总是牵涉某种抽象），我们能仅仅谈论英雄们的宏大事迹而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的情势视而不见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拒绝将具体和抽象视作两个独立的场域，毋宁说，这是两个互相渗透的动态领域。

昂撒经验主义者拒绝抽象，有时他们不只是拒绝抽象与具体两个领域的互相渗透，甚至还干脆否定抽象的实在性，因为据说抽象只是那些理论家脑中的东西，是纯粹的虚构，“我们宁愿相信我们眼见的就是唯一的真实”，他们往往会将人性归结为某种心理学的东西，是人们主观的想法决定了他们是什么，而不是什么社会关系，非常经典的自由意志主义观点。

那么，抽象真的是独属于思维的东西吗？马克思的抽象唯物主义恰恰拒绝了这点，资本是种抽象的东西（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但绝非某种在思维中的抽象，或者非现实的抽象，它作为纯粹的关系性而存在，在一个世界性的规模上限制和引导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规定了所谓人性是什么样的存在。但是资本这种如此抽象的诡异存在，却也只能在有机体的感性实践中产生，没有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与劳动处于一个互相指涉的反馈循环。抽象和具体总是纠缠在一起。

这样我们便能看到具体的人学的虚伪之处，它要求我们将具体和抽象视作两个互不相干，甚至还是敌对的两个层面。在这种“保卫我们滴现代小共同体生活”的叙事中，小资产阶级式的狭隘或者美其名曰自力更生的安逸生活成为了其模范样本，抽象理念对于这种生活状况来说便是一种威胁，和许多自由人本主义者一致，罗翔同样也秉持一种宽容和差异的伦理，而所谓的抽象理念（尤其是革命类型的）总是异质性的，充满对抗性乃至破坏性的，宽容伦理尽管很宽容，但它不能允许不尊重差异的差异——这种宽容的核心是要求我们认同于所谓的人性，或者具体的人，这些关于具体或者人性的言辞只不过是在掩饰背后的真正决定性的多元化因素（社会的，历史的，以及自然的），马克思的所谓“具体的抽象”所指的那些东西。

那么，当问题翻转到这个程度，我们再次回顾下那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爱具体的人或抽象的人吗？或者我们真的有曾爱上过具体的人或抽象的人吗？如果我们严格遵从自由人本主义者们的逻辑，我想我们应该声称，既然具体的人或抽象的人都是扯谈的空洞的东西，那么理所应当地，这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就算我们再刁钻一点，当人们在日常生活相遇时，从未也不可能遇见“人”这一“具体-抽象”的真实概念，我们的生活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窥见所谓人性的内容全貌。人性的创造性在于其非人性，可以说，与自由人本主义者们的所设想的相反，人性并不因为对于有限性的具体迷恋而变得完整，而是凭着非完整和欠缺而富有无限的可塑性。